

兩宋所傳宋詞別集版本考之四

王偉勇* 王兆鵬**

〔摘要〕

《兩宋所傳宋詞別集版本考》，是武漢大學中文系王兆鵬與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王偉勇合作的專題研究計劃，¹主要考察兩宋時期所傳刻的宋人詞別集的版本情況。其目的不僅僅是從文獻學的角度，考訂宋人詞別集的版刻源流、存佚得失、遞藏過程，更想從文學傳播的角度，瞭解宋詞在當時的傳播狀況，賦予傳統的版本目錄學以新的價值和功能，把版本目錄學納入文學傳播與文學接受的視野之內，使詞集的版本目錄資料變為詞學傳播的資料，以擴大詞學史研究的視域。本文是其中一部份，考訂的是南渡前後詞人之詞別集。

關鍵字：宋詞、別集版本、考證

*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 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

¹ 本計劃獲中華發展基金會獎助，執行期間為2003年10月至12月。本文為研究成果報告的一部份。本計劃從申請到完成，全程得到國立成功大學張高評教授的鼎力協助，並此誌謝。

一、廖剛《高峰文集》附詞

廖剛詞，宋無單行本。其文集，南宋時有刊本，《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著錄廖剛《高峰集》十七卷，原本久佚。今福建省圖書館藏有明鈔本《高峰先生文集》一部，亦作十七卷，當是傳鈔宋本，卷首有乾道七年（1171）葛元鷺序和咸淳七年（1271）吳邦傑序，據知南宋時曾兩度刊行。²今傳明鈔本中卷十錄詩詞一卷，其中詞七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高峰集》作十二卷，其中卷十為詩，卷內亦附錄其詞七首。是宋刊本原亦附詞。

二、葛勝仲《丹陽詞》

葛勝仲詞，南宋時有長沙書坊刻《百家詞》本，題作《丹陽詞》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有著錄。宋刻本已佚，今傳最早之本為明·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鈔本。

葛勝仲另有文集八十卷，南宋紹興、淳熙間曾三度刻印，³其中是否收錄有詞作，因宋本無傳，無從考實。清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本《丹陽集》，附詞一卷，此卷收詞與毛氏汲古閣刻《宋六十名家詞》本不同，清末盛宣懷曾取校毛氏刻本與《四庫全書》所輯文集本，二者有所不同：「汲古閣無而本集有者三首，汲古有而本集無者十八首，字句亦有短長。」⁴似乎《永樂大典》所載《丹陽集》原收有詞作。據此以推，宋本《丹陽集》或收有詞作。姑志此疑以俟確考。

三、米友仁《陽春集》

米友仁《陽春集》，原為宋高宗紹興八年戊午（1138）作者自書詞，一卷，凡十八首。其自序云：

² 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666。

³ 參考王兆鵬：《兩宋詞人年譜·葛勝仲葛立方年譜》（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7-10。

⁴ 《常州先哲遺書》本《丹陽集》附跋。

紹興戊午中春初七日，懶拙道人得守滁陽。既老則懶，遂請宮（祠）投閑，泛小舟來平江大姚村，過謙之於莊舍。乍朝來居深村，灑然如濯清風，於三伏畏暑中，其為快有不可勝言者。大恨未能增置百斛，尚依微祿以哺孥稚，未能便納政為閑客，相從雲水間耳。豈非老業！家女甥索書此，柔毛頑悍，作不成，略無可觀。是月十三日。押。

此序真迹後被岳珂收藏，岳珂錄存於《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十四中，並跋云：

右米元暉書自作詞十八篇，名《陽春集》，二冊，紹興戊午中春在姑蘇別墅為其女甥所寫。老時近班，歸藝松菊，猶不能忘情於翰墨間。斯亦足以見嗜好之篤矣。寶慶丙戌二月之得中都劉氏。

予家有山林集，觀寶晉自製之詞，每不逮乎平鼎，得過庭之異聞，陶冶性情，自為《陽春》，既寓意於館甥，亦祕笈而自珍。于嘗商略函書，髣髴梁塵，規矩合作，勺簫奪倫。竊以為夫君金縷之衣，亦未足以換墨練之裙也。⁵

除岳珂輯錄之外，南宋時未見其他傳本。

四、吳則禮《北湖集》附詞

吳則禮詞，宋時無單行刻本，原附刻于詩文集《北湖集》後。《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著錄《北湖集》十卷《長短句》一卷。明·集竑《國史·經籍志》尚著錄有「吳則禮《北湖集》十卷，又《長短句》一卷」，是明代猶存其本。其後即散佚。

案，吳則禮《北湖集》，原為其子吳垞所編，成書于宣和四年（1122）壬寅。韓駒序云：

⁵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公既卒於號之正寢，後一年，其子垞綴緝詩文為三十卷。公自號北湖居士，而以是行於世，因名其集。且乞教於余。余與公厚善，又樂附名於思友之遺編。義不得辭，輒特書於卷首。宣和壬寅清明日蜀人韓駒序。

6

韓駒序未提及集中是否收有詞作。又韓駒所序之本為三十卷，而陳振孫著錄本為十卷，是宋時吳則禮文集至少有兩種傳本。

五、王安中《初寮詞》

王安中《初寮詞》，南宋時僅有《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所載長沙書坊刻《百家詞》本，作一卷。

宋刻本不傳，明末毛氏汲古閣曾有影宋精鈔本，後歸黃丕烈士禮居。韓應陞《云間韓氏藏書目》載：

《初寮詞》一卷、《空同詞》一卷、《知稼翁詞》一卷、《竹屋詞》一卷、
《僑庵詩餘》一卷、《和石湖詞》一卷、《菊軒樂府》一卷、《東浦詞》
一卷、《渭川居士詞》一卷，汲古閣影宋精鈔本《宋人詞》，士禮居舊藏。

7

然士禮居舊藏所謂《宋人詞》，實令人生疑。因為《僑庵詩餘》，是明人李禎詞集，而《菊軒樂府》，則是金人段成己的詞集，《初寮詞》等九種宋金明人詞別集合鈔為《宋人詞》，顯然名實不副。《僑庵詩餘》和《菊軒樂府》，決不可能是影宋鈔本，據此以推，其他詞集如《初寮詞》等是否為影宋鈔本，亦有疑問。

案，士禮居所藏《宋人詞》，今有傳鈔本，題作《宋金明人九家詞》，版心有「汲古閣」三字，乃傳鈔汲古閣藏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6 宋·吳則禮：《北湖集》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 民國十九年影印本。

六、葉夢得《石林詞》

葉夢得詞集，南宋時有兩種傳本，《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均有著錄，一為長沙坊刻本《石林詞》一卷，一為「《注琴趣外篇》三卷，江陰曹鴻注葉石林詞」。

案，今傳《石林詞》，前有關注序云：

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為歌詞，亦妙天下。元符中，予兄聖功為鎮江掾，公為丹徒尉，得其小詞為多。是時妙齡氣豪，未能忘懷也。味其詞，婉麗綽有溫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之妙。豈近世樂府之流哉！陳德昭始得之，喜甚，出以示余，揮汗而書，不知暑氣之去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公詞之能慰人心蓋如此。紹興十七年七月九日，東廡關注書。⁸

此序寫於紹興十七年（1147），其時葉夢得（1077—1148）尚在世。此序原作《題石林詞》，序中又有「陳德昭始得之」云云，而未言及何人編印，關注所題，似非詞集，而是葉夢得部分詞作的寫本。後來編詞集者，將關注此序錄於最後編定的詞集中。

又案，關注字子東，號香巖居士，錢塘人，紹興五年（1135）進士。紹興八年（1138），為湖州教授。著有《關博士集》二十卷，久佚不傳。事迹參見汪藻《浮溪集》卷十七《胡先生言行錄序》，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八和《咸淳臨安志》卷六七。

序中提及的陳德昭，名里未詳。南宋初施德操所著《北窗炙輿錄》卷下曾提及其人：

家兄之賢弟子，惟孫力道、陸虞仲、湯良器、萃先覺、陳德昭，他余亦不能盡知。在諸公間，惟先覺不第而卒，而德昭猶在場屋。⁹

⁸ 《石林詞》卷末，《百家詞》（天津市古籍書店影印本，1992），頁565。

⁹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陳德昭與張綱亦有詩唱和，張綱《華陽集》卷三十六有詩〈衰病辭祿蒙恩賜可時小子堅方塵末第陳德昭袁仲誠惠詩褒借甚寵次韻奉答二首〉，¹⁰然陳詩原唱不傳。

七、劉一止《劉行簡詞》

劉一止詞，南宋時有兩種刻本。

一是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著錄的長沙坊刻本《劉行簡詞》一卷。陳氏並謂劉一止「嘗為〈曉行〉詞盛傳於京師，號劉曉行」。明錢溥《秘閣書目》載有《劉行簡詞》，¹¹是明代尚存其書。此後即未見書目著錄。

二是其詩文集《苕溪集》附詞。宋本《苕溪集》凡五十五卷，其中卷五十三收《樂章》，錄詞四十二首。據祝尚書先生推考，此五十五卷本《苕溪集》，是劉一止長子劉巒在劉一止去世後所增補。¹²宋本原刻不傳，今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有清鈔影宋本，其中卷五十三錄詞作四十二首。臺北國家圖書館也藏有兩部舊鈔本，亦出自宋本，蓋其中一鈔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避宋室諸帝諱，如「桓」字，不直書，而用小字「欽宗廟諱」注明），顯然源出宋本。其卷五十三《樂章》也收詞四十二首。

今所傳劉一止詞集，均題《苕溪詞》。明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苕溪詞》，亦錄存四十二首，當出自宋本。

八、曹組《箕穎詞》

曹組擅長寫幽默滑稽詞，南渡前後聲名甚著，其詞傳播甚廣。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十九云：

亳州曹元寵，善為謔詞，所著〈紅窗迥〉者百餘篇，雅為時人傳頌。宣和初，召入宮，見於玉華閣。徽宗顧曰：「汝是曹組耶？」即以〈回波詞〉對曰：「只臣便是曹組，會道閒言長語。寫字不及楊球，愛錢過於

¹⁰ 《四部叢刊》本。

¹¹ 《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頁712。

¹² 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730-731。

張補。」帝大笑。球、補皆當時供奉者，因以譏之。¹³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亦云：

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譏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夤緣遭遇，官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眾，嫚戲汙賤，古所未有。組之子，知閤門事勳，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¹⁴

章定說曹組詞有「百餘篇」，王灼則說有「數百解」，可見曹組傳世的詞作不菲。然則，曹組生前身後有無詞集傳世，尚需考索。

據上引王灼所言，知曹組的作品曾由其子曹勳編成「家集」刻板傳播，後來書板在揚州被毀。王灼《碧雞漫志》成書於紹興十九年己巳（1149），所謂「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應是紹興十九前之事。也就是說，曹勳所刻「家集」，在紹興十九年以前已經傳世。

然而，這「家集」，是詩文集，還是詞集，如果是詩文集其中是否錄有詞作，王灼都沒有交代。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其中著錄有《箕穎集》二十卷：

穎昌曹組元寵撰。組本與兄緯有聲太學，亦能詩文。而以滑稽下俚之詞行於世得名，良可惜也。謝克家任伯為集序，其子勳跋其後，略見其出處。¹⁵

疑曹勳所刻「家集」，就是《箕穎集》，因書未有曹組跋。其後雖曾毀板，只表明不讓其書再印刷流傳，並不等於已印之書皆徹底滅迹，故至宋末，陳振孫尚有藏本。

¹³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¹⁴ 《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84。

¹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519。

曹勳《松隱集》卷十一有〈敬題箕穎集後〉詩，更證明曹勳所輯刻的「家集」就是《箕穎集》。詩云：

昔侍先君日，多令誦近詩。尚知塗抹處，猶記唱酬時。竟負經邦志，終為造物疑。篇篇親訓釋，字字念恩慈。太史推經學（東坡謂先公深於明經史學），先君得最深。文章八面敵，辛苦一生心。禁掖傳新句，公卿錄苦吟。遺留示有子，捧卷淚盈襟。¹⁶

從詩意看，《箕穎集》主要收錄的是詩文。章定的《名賢氏行言行類稿》卷十九也說《箕穎集》所錄是詩文：

曹組字元寵，……平生所為詩文，謝克家任伯為作集引。而尊俎間滑稽之詞，人喜傳誦，至於詩文敏妙，世罕知之，其子勳，有詞藝，出疆專對，累遷承宣使。豈所謂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者乎？¹⁷

因為曹組生前以滑稽詞傳世，聲名不佳，故曹勳輯錄乃父詩文，以表明乃父也擅長正統的詩文，而不僅僅是長於寫通俗的滑稽詞而已，王灼謂曹勳「蓋父之過」，即指此意。

《箕穎集》似乎不收詞作，理由是，曹勳輯刻乃父詩文集，主要目的是為其父正名，彰顯乃父能文善詩，自然不會再把惹下不好名聲的滑稽詞收進文集裏給人以口實。而且陳振孫在解題中沒說到其書錄有詞作。因為文集沒有收詞，故此不久曹勳的詞作也就煙消雲散了。

有宋一代，也未見有曹組的詞集傳世。迄至 20 世紀，近人趙萬里先生始有輯佚，將曹組之詞題作《箕穎詞》，錄入《校輯宋金元人詞》中。趙先生所題《箕穎詞》，顯然是套用「箕穎集」之名，其實宋以來的載籍中，均無《箕穎詞》之名。

¹⁶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¹⁷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万俟詠《大聲集》

万俟詠曾兩度自編詞集，這在宋代詞人中頗為少見。他先是將其詞分為雅詞和側豔兩體，後來覺得豔詞寫得太過份，傳播於世有些不妥，於是又重行編次，分為五類，周邦彥和田為俱為之作序，並名之曰《大聲集》。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載：

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
18

《碧雞漫志》成書于南渡初紹興十九年（1139），書中既已記載其《大聲集》，則其時《大聲集》已問世。

高宗建炎四年（1130），万俟詠曾托人將所著書攜入禁中，希圖以此打通關節得官，結果被宋高宗拒絕。熊克《中興小紀》卷八載：

（建炎四年）六月壬申，上謂宰執曰：「卿等識万俟詠者否？必是小人。昨其親戚奏，求遷兩官。朕已擲之矣。」對曰：「實如聖諭。」張守因奏：詠工小詞，嘗為大晟府撰樂章以得官者也。¹⁹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四亦載其事，只是時日小異：

建炎四年六月辛未朔，……通直郎万俟詠者，工小詞，嘗為大晟府製撰得官。至是因所親攜書入禁中，乞進官二等。上覽而擲之。²⁰

所攜之書，必定是万俟詠所著，然不知是否即詞集《大聲集》？宋高宗對万俟詠托人求官事大為不滿，而且將他視為「小人」，也許與這本書有關。但不知

18 《詞話叢編》，頁 83-84。

19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頁 103。

20 北京中華書局 1988 年版，頁 657。

此書是不是詞集？

《大聲集》後來有長沙坊刻本，作五卷，万俟詠自分為五類，可能一類為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有著錄：

《大聲集》五卷，万俟雅言撰。嘗遊上庠不第，後為大晟府製撰。周美成、田不伐皆為作序。²¹

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七也載有其書：

万俟詠精於音律，自號詞隱。崇寧中充大晟府製撰，依月用律製詞，故多應制。所作有《大聲集》五卷，周美成為序，山谷亦稱之為一代詞人。²²

是宋末其書尚傳於世。然入元以後，即佚，各種公私藏書目未見著錄。近人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有輯本。

十、田為《泮嘔集》

田為，字不伐，其詞集宋時未見傳本。元人始提及其詞集。白朴《水龍吟》詞序稱：

么前三字用仄者，見田不伐《泮鷗集》，《水龍吟》二首皆如此，田妙於音。蓋仄無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協。雲和署樂工宋奴伯婦王氏以洞簫合曲，宛然有承平之意。乞詞於予，故作以贈，會好事者為王氏寫真，末章及之。²³

白氏謂「見田不伐《泮鷗集》」，可見白氏見過其書，惜無法知曉是宋刻本還是元刻本。

²¹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頁 619。

²² 《四部叢刊》本。

²³ 《天籟集》卷上，《四印齋所刻詞》（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頁 456。

金人也曾提及田為其人其詞。金中葉文壇領袖趙秉文《題田不伐書後》說：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予嘗論杜牧之、石曼卿、秦少游，雖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於自著，終不可沒。但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為才大夫。願以小辭自惠，惜哉！術不可不慎也。²⁴

趙氏在這裏主要是談論田為的書法，而對他以小詞見長，深致惋惜，這體現出當時人還是有些瞧不起詞的意識。趙氏的言下之意，似乎他也見過田為傳世的詞作。

無獨有偶，元好問也提到田為的詞，他有一首詩，題作〈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字韻〉：

瑤光樓前按歌舞，桂樹秋香月三五。白頭誰解記開元，四海歡聲沸簫鼓。
兩都秋色皆喬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天上亦有別離情，可是田郎心獨苦。
承平舊物覓裳譜，寶氣暉暉映千古。銀橋望極竟不歸，滅沒燕鴻下平楚。
25

金世宗鈔寫的田為這首〈望月波羅門引〉詞，今已不傳，不知金世宗所據何本。但無論如何，田為的詞，在金元時期尚有流傳。金元流傳之詞，自然是從南方的宋朝傳播過去的。反之以推，田為在宋代有過傳本，只是宋人沒有記載而已。

其詞，近人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有輯本。

十一、王庭珪《盧溪詞》

王庭珪《盧溪詞》，南宋時僅有《直齋書錄解題》所載長沙書坊刻《百家詞》本，作一卷。宋刻本不傳，今傳最早之本為明·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題名卷數並同，當出自宋本。庭珪另有文集五十卷傳世，不收詞，故略而不敘。

²⁴ 金·趙秉文：《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二十，《四部叢刊》本。

²⁵ 金·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四，《四部叢刊》本。

十二、陳克《赤城詞》

陳克詞集，南宋有兩種傳本：

一為《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所載長沙書坊刻《百家詞》本《赤城詞》一卷。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八亦謂陳克有《赤城詞》一卷。二書所言書名版本卷數相同，當是同一版本。

二為詩文集附刻三卷本。《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載：

《天臺集》十卷、《外集》四卷、長短句三卷附。臨海陳克子高撰。李庚子長跋其後云：「刪定，鄉人也。少時侍運判公貽序宦學四方。」曾慥《詩選》敘為金陵人，蓋失其實。今考集中首末多在建康，且嘗就試焉，當是僑寓也。《詩選》又言不事科舉，以呂安老薦入幕府得官。案集有《聞榜》二絕，則當應舉矣。又有《甲午歲所作》詩云三十四，則其生當在元豐辛酉。得官入幕，蓋已老矣。詩多情致，詞尤工。²⁶

這兩種版本，宋以後均佚。近人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有輯本。

十三、朱敦儒《樵歌》

朱敦儒詞集，宋時至少有三種傳本。

一是《直齋書錄解題》所載長沙書坊刻《百家詞》本《樵歌》一卷。清朱學勤《別本結一廬書目》亦著錄有《樵歌》一卷本。後世所傳皆三卷本，此為一卷本，或是宋本。

二是《宋史·藝文志》著錄的朱敦儒《詞》三卷。後世所傳朱敦儒詞為《樵歌》三卷，不知是否與《宋史·藝文志》所載三卷本有無關係？

三是張端義所說《太平樵唱》本。南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上云：

朱希真，南渡以詞得名。月詞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賦梅詞如不食煙火人語，「橫枝銷瘦一如無，但空裏疏

²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頁 601。

花數點。」語意奇絕。詞集曰《太平樵唱》。²⁷

案，《太平樵唱》雖未見公私藏書目著錄，但康熙年間所編《欽定詞譜》引朱敦儒《促拍采桑子》、《踏歌》、《孤鸞》諸詞均注明調見《太平樵唱》，²⁸同書又引有《樵歌》中詞，是康熙間尚流傳有《太平樵唱》。而《詞譜》據《太平樵唱》所引朱詞原文與今傳三卷本互有歧異，可知《太平樵唱》確屬另一本書，非一本而兩名。

十四、周紫芝《竹坡詞》

周紫芝詞集名《竹坡詞》，南宋時有三卷本和一卷本兩種傳本，其中的三卷本曾三次刊行。

三卷本，乾道二年（1166）由孫兢編成並序。孫兢序云：

竹坡先生少慕張右史而師之。稍長，從李姑溪遊，與之上下其議論。由是盡得前輩作文關紐。其大者，固已掀揭漢唐，凌厲騷雅，燁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餘，溢為樂章，則清麗宛曲，當□□是豈苦心刻意而為之者哉！昔□□先生蔡伯評近世之詞，謂蘇東坡辭勝乎情，柳耆卿情勝乎辭。辭情兼稱者，惟秦少游而已。世以為善評。雖然，耆卿不足道也。使伯世見此詞，當必有以處之矣。凡一百四十八詞，釐為三卷，乾道二年上元日，高郵孫兢序。²⁹

從「釐為三卷」語意看，應是孫兢本人所編。案，孫兢，高郵人。其父名孫升，元祐中官中書舍人，後入元祐黨籍。有《孫公談圃》，孫兢為之序。³⁰

²⁷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²⁸ 如《詞譜》卷八：「《促拍采桑子》：調見朱希真《太平樵唱詞》，一名《促拍醜奴兒》。促拍者，即促節繁聲之意。《中原音韻》所謂急曲子也。」卷二十：「《踏歌》，調見《太平樵唱》詞，又見《梅苑羣賢》詞，與唐人小令《踏歌詞》不同。」卷二十六：「《孤鸞》，調見朱敦儒《太平樵唱》。」（北京：中國書店，1979影印本）。

²⁹ 《百家詞》（天津市古籍書店影印本，1992），頁1079。

³⁰ 宋·孫兢序云：「紹聖初黨錮禍起，先公謫居臨汀，竟捐館舍。其平生出處誕略，臨汀劉君序之為詳。後六十有八年，兢以事來此，訪先公之寓居與當時之故老，求能道先公時事

此本曾三度印行。先是在九江書肆印行，然錯訛甚多。此後其故鄉宣城又曾開印，然僅有其半。乾道九年（1173），紫芝之子周栻親自校讐，由書坊印行。此本較宣城刻本為善。周栻《竹坡詞跋》云：

先父長短句一百四十八闕，先是潯陽書肆開行，訛舛甚多，未及修正。適鄉人經由涓宣城搜尋此，未得其半，遂以金受板東下。未幾，好事者輻湊訪求，鬻書者利其得，又復開成。然比宣城本為善，蓋栻親校讎也。去歲，武林復得二章，今繼於《憶王孫》之後。先父一時交遊，如李端叔、翟公巽、呂居仁、汪彥章、元不伐，莫不推重。平生著述，綴集成七十卷，槧板襄陽。黃州開《楚辭贅說》、《詩話》二集。尚有尺牘、《大閒錄》、《勝遊錄》、《群玉雜嚼》藏於家，以俟君子廣其傳云。乾道九年閏正月十五日男 拜書。³¹

一卷本，為南宋長沙書坊刻《百家詞》本，《直齋書錄解題》有著錄。《文獻通考》引《直齋書錄解題》，亦作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竹坡詞提要》，以為《文獻通考》所言「一卷」應是「三卷」之誤，實未必如此。四庫館臣未注意到《直齋書錄解題》原本也作一卷，僅據三卷傳本而推斷長沙坊刻本亦作三卷，不確。

十五、李綱《丞相李忠定公長短句》

李綱詞集，南宋有兩種版本傳世。

一為嘉熙元年（1237）劉克遜刻本。劉克遜《丞相李忠定公長短句跋》云：

樵川官書，³²經兵燬後僅存《丞相李忠定公大全集》，然猶散闕五百餘

者，邈不可得，獨慨然太息久之。偶攜所謂《談圃》者隨行，因請于外舅郡太守晁公，欲傳于世，欣然領略之。遂槧於木，且以為臨汀故事云。乾道二年六月望日季孫兢謹書於州治之鎮山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孫公談圃》卷首）

³¹ 明·毛晉輯《宋六十名家詞》（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頁548。

³² 樵川：指李綱故鄉邵武。《明一統志》卷七十八：「郡名昭武（吳名）、樵川（以郡有樵溪故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板。今左司趙卿以夫為守日，汲汲刊補，迄成全書，四方人士皆欲得之。余舊於三山識公之曾孫發，見遊從相好，近因行役，經從間見，因及其家集尚有長短句數十餘首，余欣躍願見，恨聞之晚。乃復馳訊與其令子新分甯尉洽取以見授。逾月並得尉君書，且云今江淮制書陳公使吾閩日，蓋嘗欲刊而未遂也。諦觀熟味，其豪宕沈雄，風流蘊藉，所謂進則秉鉤仗鉞，旋轉乾坤，不足為之泰；退則短褐幅巾，徜徉丘壑，不足為之高者。是又世人所未之見。亟鐫板附集後，庶其真所謂大全云。嘉熙元年九月中泮莆田劉克遜敬書。³³

案，劉克遜，字無競，福建莆田人，劉克莊弟。嘉熙元年(1237)，克遜知邵武軍，³⁴從李綱曾孫處得其詞集後即予刊印，附於此前趙以夫刻的《丞相李忠定公大全集》之後。趙以夫《補刊梁溪文集跋》云：

武陽舊有集，辛卯(1231)春閩，郡遭火毀，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即刊補之。

35

趙以夫所言原書毀損後缺五百板，正與劉克遜所言相合。二跋相證，可見劉克遜跋可信無疑。而劉克遜跋，從未引起學人注意。此前僅有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提及其目，而未引錄全文，今我等拈出，可據以瞭解李綱詞，在臨安陳氏書棚印行《典雅詞》之前，曾有劉克遜刻本。而《典雅詞》則是據劉刊本付梓。

二為南宋臨安陳氏書棚刻《典雅詞》本。宋刻本《典雅詞》久佚不存，明正統《文淵閣書目》藏有一部。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三《跋典雅詞》云：

³³ 宋·李綱《丞相李忠定公長短句》卷末，《典雅詞》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³⁴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五十三《工部弟墓誌銘》：「嘉熙改元，予蒙恩守袁，道樵(川)，無競弟作牧，對榻郡齋累夕，語輒達旦。」(《四部叢刊》本)《福建通志》卷三十二：「劉克遜，字無競，莆田人。以救荒捕盜功遷知邵武軍，有善政。先是，錢價平，每丁賦錢五百後，價貴至四倍。下檄蠲之，曰：以此得罪無恨也。閩郡感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³⁵ 清道光刻本《梁溪全集》卷首。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頁770。

《典雅詞》，不知凡幾十冊，予未通籍時得一冊於慈仁寺，集箋皆羅紋，惟書法潦草，蓋宋時胥吏所鈔。南渡以後諸公詞也。後予分纂《一統志》，昆山徐尚書請於朝，權發明文淵閣書，用資考證。大學士令中書舍人六員編所存書目，中亦有《典雅詞》一冊。予亟借鈔其副，以原書還庫。始知是編為中秘所儲也。既而工部郎靈壽傅君以家藏鈔本詞一冊貽予，則尺度題箋與予曩所購無異。考正統中《文淵閣書目》，止著「諸家詞三十九冊」，³⁶而無《典雅》之名。疑即是書，著錄者未之詳耳。予所得不及十之二。合離聚散之故，可以感已。

明正統中所藏也已散佚，僅有若干種鈔本傳世。清勞權有影寫宋鈔本《典雅詞十種》，書中勞權題記云：

咸豐壬子夏，借知不足齋所藏曝書亭傳錄宋鈔本影寫。丹鉛生題。

此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內有李綱《丞相李忠定公長短句》一卷，其他九種是：題歐良《撫掌詞》一卷、張輯《清江漁譜》一卷、袁去華《袁宣卿詞》一卷、曹冠《燕喜詞》一卷、李好古《碎錦詞》一卷、張輯《東澤綺語》一卷、馮取洽《雙溪詞》一卷、程大昌《文簡公詞》一卷、趙礪老《拙庵詞》一卷。

案，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九和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著錄的《典雅詞》，即此本。

十六、張綱《華陽集》附詞

張綱詞集，南宋沒有單刻本，僅有詩文合刻本。其《華陽集》收詞一卷。

張綱《華陽集》，是其去世的次年，即乾道三年（1167）由其子張堅哀集而成。全書分類編排，收錄「外制二百二十二，表疏九十八，奏劄六十八，故事十九，講義十九，啓八十四，雜文七十六，古律詩二百三十九，樂府三十四。

³⁶ 引者按，今傳明正統六年楊士奇所撰《文淵閣書目》所載為「《諸家燕喜詞》一部三十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朱氏所言，當指此。然文字有差異，或朱氏誤記。

釐爲四十卷。」³⁷其中卷三十九爲《長短句》，收詞三十四首。乾道三年編成後，一直未刻印，直到紹熙元年（1190）張綱孫張釜權知池州時刻於郡齋。³⁸

宋原刻本不傳，今傳最早之本爲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1597）于文熙重刻本。《四部叢刊》三編本即據此影印。

十七、李清照《漱玉集》

李清照詞集，一題《漱玉集》，一作《易安詞》。南宋時有一卷本、五卷本、三卷本和六卷本等四種。

一卷本和五卷本《漱玉集》，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著錄：

《漱玉集》一卷，易安居士李氏清照撰。元祐名士格非文叔之女，嫁東武趙明誠德甫。晚歲頗失節。別本分五卷。³⁹

《直齋書錄解題》所載此一卷本，爲南宋嘉定間長沙坊刻本。至於分作「五卷」之「別本」，未詳。

三卷本，亦名《漱玉集》。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十謂易安居士，是「趙明誠之妻，善爲詞。有《漱玉集》三卷。」⁴⁰元佚名《氏族大全》卷十三也提及此本：

李易安，趙抃（誤，應作趙挺之）之子明誠妻也，再適張汝舟，能詩詞。有《漱玉集》三卷。《八詠樓》詩云：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二州。⁴¹

六卷本，僅見《宋史》卷二百八《藝文志》著錄：「《易安詞》六卷。」

³⁷ 張堅跋，見《華陽集》卷四十，《四部叢刊三編》本。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頁779。

³⁸ 參張釜跋，同前注。

³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721。

⁴⁰ 《四部叢刊》本。

⁴¹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宋·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十四曾提及李清照詞的板刻情況：

李氏自號易安居士，趙明誠德夫之室，李文叔女。有才思，文章落紙，人爭傳之。小詞多膾炙人口，已版行於世。⁴²

但不知是何時何處印行，也不詳其卷數。

宋代所傳李清照詞集，後世俱無傳本，唯宋·曾慥《樂府雅詞》所選錄的二十三首，成爲今傳李清照詞什中最爲可信之作。

李清照詞集，至明代已少有流傳，博學如楊慎，也沒見過其詞集。其《詞品》卷二云：

宋人中填詞，李易安亦稱冠絕。……其詞名《漱玉集》，尋之未得。⁴³

不過，明·張醜曾見《漱玉集》，並見過李清照手書《一翦梅》詞的真迹，茲錄以博聞：

易安居士能書能畫，又能詞，而尤長於文藻。迄今學士每讀《金石錄序》，頓令心神開爽，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大奇！大奇！（《才婦錄》）

易安詞稿一紙，乃清秘閣故物也。筆勢清真可愛，此詞《漱玉集》中亦載：所謂離別曲者邪。卷尾略無題識，僅有點定兩字耳。錄具于左：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樓頭。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卻上心頭。右調《一翦梅》。⁴⁴

張氏既謂《一翦梅》載於《漱玉集》，必定是見過《漱玉集》，但不知道其所見之本是宋刻還是明刻。

⁴² 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頁245。

⁴³ 《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450。

⁴⁴ 宋·張醜：《清河書畫舫》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十八、趙鼎《得全詞》

趙鼎詞集，南宋有兩種傳本。

一為《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長沙書坊刻《得全詞》一卷本。

二為《宋史》卷二百八《藝文志》著錄的「《得全居士詞》一卷（原注：不知名）」。

此本題名與直齋著錄本略異，當為另一本。今傳明紫芝漫鈔《宋元名家詞》本，作《得全居士詞》一卷。與此題名相同，當從宋本出。

十九、向子諲《酒邊集》

向子諲詞集，名《酒邊集》，內分「江南新詞」和「江北舊詞」。南渡後所作《江南新詞》居前，而南渡前所作《江北舊詞》殿后，這種編排方式，似乎是向子諲本人的意思。胡寅《向薌林〈酒邊集〉後序》說：

薌林居士，步趨蘇堂而嚙其馘者也。觀其退江北所作於後，而進江南所作於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玄酒之尊，棄置醇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余得其全集於公之外孫汶上劉子荀，反覆厭飫，復以歸之。因題其後。公宏才偉績，精忠大節，在人耳目，國史載之矣。後之人味其平生而聽其餘韻，亦猶讀《梅花賦》而未知宋廣平歟！⁴⁵

語意中也分明是說向子諲將早年所作的江北舊詞「退」後，而後期所作江南新詞卻居前。因此，《酒邊集》應是向子諲生前編就。《江南新詞》中收有向子諲絕筆詞，《減字木蘭花》詞小序云：

紹興壬申春，薌林瑞香盛開，賦此詞。是年三月十有六日辛亥，公下世。此公詞之絕筆也。⁴⁶

「是年三月」以下幾句，明顯是後人補述。胡寅序說從向子諲外孫劉子荀處得到向氏詞集，或者此集就是劉子荀所編，也未可知。

⁴⁵ 宋·胡寅：《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19，頁403。

⁴⁶ 《酒邊集》，《景刊宋金元明本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頁140。

胡寅的序沒有交代是否刻印，據其從劉子荀處得到反覆研讀欣賞後「復以歸之」的語氣看，似乎所見是稿本而不是刻本。此本後來嘉定間長沙有坊刻本，亦題《酒邊集》，作一卷，《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有著錄。

宋刻本，清代猶有傳存。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著錄有「宋板」「向子諲《酒邊集》一本」。⁴⁷徐乾學《傳是樓宋元本書目》也著錄有「宋本向子諲《酒邊集》二卷，一本。」⁴⁸由此看來，宋刻原有一卷本和二卷本兩種。

清初毛氏汲古閣有影寫宋本《酒邊集》一卷一冊，近人周叔弢曾收藏，⁴⁹今入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仁和吳氏雙照樓《景刊宋金元明本詞》本《酒邊集》，即是據此影刊。

二十、沈與求《龜溪集》附詞

沈與求存詞僅四首，其孫沈詵編錄于詩文集《龜溪集》中。《龜溪集》編定於淳熙三年（1176），刊行於紹熙二年（1191）辛亥。紹熙二年十一月李彥穎序云：

（沈與求卒）後六十年，當紹熙辛亥，公之孫詵為浙漕，始能衰輯類次為十二卷，將以板行於世，蓋其家所存止是矣。以序見屬……十一月既望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吳興李彥穎序。⁵⁰

宋刻本久佚，今存最早之本為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裔孫沈子木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此本源出宋本，行格款式及避諱等字猶存宋本之舊。《四部叢刊續編》本《沈忠敏公龜溪集》即據此本影印。此本卷三末附詞四首。《四庫全書》本亦同。

⁴⁷ 《粵雅堂叢書》本。

⁴⁸ 《玉簡齋叢書》本。

⁴⁹ 冀淑英：《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頁130。

⁵⁰ 《沈忠敏公龜溪集》卷首，《四部叢刊》本。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頁801。

二十一、蔡楠《浩歌集》

蔡楠詞集《浩歌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和《宋史》卷二百八《藝文志》均有著錄，然後世無傳本。近人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有輯本。

二十二、蔡伸《友古詞》

蔡伸《友古詞》，南宋僅有《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長沙坊刻《友古詞》一卷本。明·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作《友古居士詞》一卷，或出自宋本。

二十三、王以寧《王周士詞》

王以寧詞集，南宋僅有《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長沙坊刻《王周士詞》一卷本。今傳明·吳訥《唐宋名賢白家詞》本《王周士詞》，題名卷數並同，當出自宋本。

二十四、陳與義《簡齋詞》

陳與義詞集，一名《無住詞》，一名《簡齋詞》，兩本名異而實同，俱為一卷，收詞十八闋。

《無住詞》，原與胡穉箋注的詩集合刊，詩集名《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凡三十卷，末附《無住詞》一卷，亦有胡氏箋注。據胡氏《題識》，知《增廣箋注簡齋詩集》成書于紹熙元年（1190），三年後付梓印行，樓鑰為之序。⁵¹此書宋刻本，先是為清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四部叢刊》本即據以影印。今宋刻原本已不知下落，幸賴《四部叢刊》影印本存其原貌。

宋末黃升曾提及《無住詞》，其《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一云：

陳去非名與義，自號簡齋居士。以詩文被簡注於高宗皇帝，入參大政。有《無住詞》一卷，詞雖不多，語意超絕，識者謂其可摩坡仙之壘也。

⁵¹ 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頁822。

以情理度之，黃升所言「《無住詞》一卷」，似是集外別刻的單行本。如果所言不差，則《無住詞》在南宋有兩種傳刻本。

元初戴表元也曾提及《無住詞》，其《剡源文集》卷十九《題陳強甫樂府》云：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遇情愫不可直致，輒略加槩括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甚者竟不可讀。余為之憤憤久矣。山陰陳強甫，示余《無我辭》一編，體用姜白石，趣近陸渭南，而編名適與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是有以爽然於余心者哉！⁵²

戴氏當見過《無住詞》，故論及陳強甫《無我詞》時，而聯想到簡齋的《無住詞》。

《簡齋詞》，有《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長沙書坊刻一卷本。明《文淵閣書目》亦著錄有「《簡齋詞》一部一冊」，當是宋刻本。今傳明·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明紫芝漫鈔《宋元名家詞》本等，俱題《簡齋詞》，當出自宋本。

二十五、張元幹《蘆川詞》

張元幹詞集，宋代至少有四種傳刻本。

(一)家刻二卷本。張元幹詞集，最早為其子張靖所輯，題《蘆川居士詞》。蔡戡《蘆川居士詞序》云：

公之子靖，裒公長短句篇，屬余為序。某晚出，恨不及見前輩，然誦公詩文久矣，竊喜載名於右。因請以送別之詞冠諸篇首，庶幾後之人嘗鼎一臠，知公此詞不為無補於世。又豈與柳、晏輩爭衡哉！公諱元幹，字

⁵² 《四部叢刊》本。

⁵³ 《四部叢刊》本。

仲宗，自號蘆川居士云。⁵⁴

紹熙五年甲寅（1194），始刻於家。張元幹侄孫張廣序云：

叔祖蘆川老人張公仲宗，諱元幹，以文章學問馳譽宣政間。官將作大匠，志尚林壑，方少壯時，挂冠謝事。靖康之元，上卻敵書，見了翁談世事於廬山之上，了翁曰：「猶有李伯紀在，子擇而交之。」公敬受教，從之遊。激昂奮發，作為歌詞，有「人間鼻息鳴鼙鼓，遺恨琵琶舊語」之句。此志耿耿，殊非苟竊祿養，阿附時好者之比。逮紹興末，忤時相意，語及譏刺者悉搜去。掇拾其餘，得二百餘首。先叔提舉鋟木於家。廣追念先志之不可不述，因得私識其畧。尚有文集數百篇，姑俟作者併為之序云。紹熙甲寅，姪孫朝議大夫端溪張廣謹序。⁵⁵

此家刻本為二卷（曾噩《蘆川歸來集序》謂「樂府二卷，見於別集」，⁵⁶即指此本），收詞二百餘首。原作本不啻此數，因送胡銓詞得罪秦檜，而被鈔家搜去。《宋史》卷二百八《藝文志》亦著錄《蘆川詞》二卷，或即此本。

（二）周必大所見本。甯宗慶元間坊間尚流傳有另一刻本《蘆川集》。慶元二年（1196）周必大《跋張仲宗送胡邦衡詞》云：

長樂張元幹，字仲宗，在政和、宣和間已有能樂府聲。今傳於世，號《蘆川集》，凡百六十篇，而以《賀新郎》二篇為首。其前遺李伯紀丞相，其後即此詞，送客貶新州而以《賀新（郎）》為題，其意若曰失位不足弔，得名為可賀也。慶元丙辰五月十三日題。⁵⁷

此本與家刻二卷本有三點差異：收詞不同，此本收詞一百六十篇，家刻本收詞二百餘首；書名不同，此本名《蘆川集》，家刻本名《蘆川詞》；編次不同，此

⁵⁴ 宋·蔡戡：《定齋集》卷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蘆川歸來集》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⁵⁵ 《蘆川歸來集》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⁵⁶ 同前注。

⁵⁷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本《賀新郎》寄李綱詞居首，而家刻本以《賀新郎》送胡銓詞爲壓卷。明·錢溥《秘閣書目》著錄有「《蘆川集》」，然未標版本卷數，書名倒是與周必大所見本相同，或同出一源。

(三) 長沙坊刻一卷本。嘉定間又有長沙坊刻一卷本《蘆川詞》，《直齋書錄解題》有著錄：「《蘆川詞》一卷，三山張元幹撰，坐送胡邦衡詞得罪秦相者也。」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七十三仍之。其後《也是園書目》、《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皆著錄有《蘆川詞》宋刻一卷本。今傳《唐宋名賢百家詞》本、明紫芝漫鈔《宋元名家詞》本《蘆川詞》，俱作一卷。當同出一源。

(四) 今傳宋刻二卷本。此本收詞一百八十五首，且以《賀新郎》寄李綱詞壓卷，與元幹侄孫張廣家刻二卷本收詞二百餘首的闕數、編次不同。

今傳宋刻二卷本的遞藏源流是：最初爲清嘉慶間陳竹厂所藏。黃丕烈跋云：

前年玄妙觀西有骨董鋪某收得宋版《蘆川詞》及殘宋本《禮記》，欲歸余而爲他姓豪奪以去。既物主因曾許余，故假《蘆川詞》一閱，謂畢余讀未見書之願。然余見之，而欲得之願益深，屢托親友之與他姓熟識者往商之，卒不果。亦遂置之矣。今夏從友人易得舊鈔本《蘆川詞》，行款與宋版同，因重憶宋版，思得一校，余願初了。復託蔣丈硯香請假之，竟以書來，喜甚。取對兩書，而喜愈甚，蓋舊鈔本，係影宋，每葉板心有「功甫」二字者，其字形之軟斜、筆畫之殘缺，纖悉不訛，可謂神似。而中有補鈔一十八番，不特無「功甫」字樣，且行款間有移易，無論字形筆畫也。因債善書者影宋補全，撤舊鈔非影宋者，附於後，以存其舊。再，舊鈔本有何義門先生跋，謂此是錢功甫舊傳本，義門但見「功甫」字樣，故以錢功甫當之，豈知「功甫」亦宋版原有，豈係傳錄人所記耶？惟是宋版款式，向無記人名字于卷第下方者，即有書寫刊刻人姓氏，皆刻於版心最下處，此僅見。故義門不計及此，此「功甫」二字或當時刊諸家詞以此作記耶？《蘆川詞》作者，姓張名元幹，字仲宗，功甫或其別一字耶？俟博考之。此書宋版，余雖未得，得此影宋鈔本，又得宋版影鈔舊所缺葉並一手補其蠹蝕痕，宋版而外，此爲近真之本。昔人買王得羊，庶幾似之。他姓雖豪奪於前，而仍慨借於後，余始慕之，終德之，不敢沒其惠。藏此書宋版者，爲北街九如堂陳竹厂云。嘉慶庚午七月立秋後一日黃氏仲了丕烈識于求古屋。

黃氏又跋云：

宋刻本《蘆川詞》卷上，首葉有藏書人家舊印，原截去其半，釘入線縫中，茲摹諸影鈔首葉上，故印文不全，其聯珠小方印未損，或當日一人所鈐，惜無從考其人。宋本每葉紙背大半有字，蓋宋時廢紙多直錢也。此詞用廢紙刷印，審是冊籍，偶閱之，知是宋時收糧檔案，故有更幾石需幾石，下注秀才、進士、官戶等字，又有縣丞、提舉、鄉司等字，戶籍官銜略可考見。稊糲省文，皆從便易。雖無關典實，聊記於此，以見宋刻宋印古書源流多有如是者。紙角截殘，印文模糊，不可辨識矣。古色古香，不徒在本書楮墨間也。復翁記。⁵⁸

黃氏謂其先得舊鈔本《蘆川詞》，後又借宋刻本《蘆川詞》對校，方知二本完全一樣，鈔本原是據宋刻影鈔。舊鈔本原有脫頁，黃氏又據宋刻本補鈔，使舊鈔本與宋刻完全一樣。

黃氏欲得而未得之宋刻本，後為瞿氏鐵琴銅劍樓所得，⁵⁹瞿氏流出後經丁福保收藏，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黃氏所藏景宋鈔本，原是明吳匏庵（寬）手鈔，經錢曾遞藏而入黃丕烈之手。黃丕烈之後，又先後流入瞿氏鐵琴銅劍樓和豐順丁日昌持靜齋遞藏，⁶⁰最後為張元濟所得，⁶¹今亦歸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繆荃孫曾借錄副本。雙照樓《景刊宋金元明本詞》本《蘆川詞》，即據此明鈔景宋本影刊。

⁵⁸ 《景刊宋金元明本詞》，頁 210。

⁵⁹ 清·江標《宋元書目行格表》載：「宋本《蘆川詞》，行十三字，二卷，瞿氏書目。」（上海文瑞樓 1914 年石印本）

⁶⁰ 清·丁日昌《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載：「《蘆川詞》上下二卷。明人景宋鈔本。每頁板心有『功甫』二字。何義門跋以為錢功甫所藏本，不知黃蕘圃所見宋板板心已有『功甫』二字，則非錢，明甚。此書蕘圃以宋本校過，卷末手跋至七八次。又鈔本與前部共一冊，均黃丕烈藏。」（光緒二十一年元和江氏師許室刊本）

⁶¹ 張元濟《涵芬樓楹餘書錄》載：「《蘆川詞》二卷，影宋鈔本，五冊，吳文定、錢遵王、何心友、黃蕘圃、瞿蔭堂、丁禹生舊藏。此本半頁七行行十三字，每頁板心均有『功甫』二字。黃蕘圃先得是本，後得宋刻，因將原鈔非出宋本、板心無『功甫』二字者，撤去十八頁，重以宋刻影寫補全。何義門跋謂得自錢遵王家，為述古堂舊物，且為吳文定手書，自士禮居入於鐵琴銅劍樓，後為豐順丁氏所藏。」（上海商務印書館 1951 年線裝鉛印本）

繆荃孫曾跋云：

明鈔《蘆川詞》二卷，黃蕘圃先生藏。每半葉七行，行十三字，字大如錢，前有何義門跋。蕘圃先得鈔本，後得宋本，撤去補寫之葉，而影宋本以補，加跋至八段，並識兩詩，亦可云愛之至矣。宋藝文志作二卷，《書錄解題》作一卷，宋時本自兩行。此與宋本由黃歸畧里瞿氏，瞿氏歸豐順丁氏，今歸吾友張菊生，假我錄副，校訖，讀何跋，言心友得此冊于錢遵王家，因檢《讀書敏求記》舊鈔本詞曲類末條云：「張元幹《蘆川詞》二卷，匏庵先生手書，詞中多呼不字為府字，與府同押，蓋閩音也。」（趙本脫此條，阮本只存長半字，□□□□詞二卷，解存□□□□手書，詞中多味否字，為府與舞。下缺）然則此書 吳文定公手書，其版心無「功甫」字者，為後人所補，字迹迥不合。蕘圃未檢《敏求記》，一經拈出，愈為是書增重。宋本仍在瞿氏。此書亦從瞿氏流出，書後有「恬裕壘印」，朱文方印，鐵琴銅劍樓舊名也。壬子九月，江陰繆荃孫跋。⁶²

案，《蘆川詞》宋刻本和影寫宋刻本，傅增湘俱曾過目，並跋云：

《蘆川詞》二卷，宋張元幹撰。宋刊本，半葉七行，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魚尾下記「功甫」二字，下魚尾下記葉數。白皮紙印，紙背 宋時冊籍。版匡高五寸六分，闊四寸。有黃丕烈跋二則（常熟瞿氏藏書，癸丑南遊訪書，見於畧里瞿宅）。

《蘆川詞》二卷，宋張元幹撰。明吳匏庵寬手鈔（見《讀書敏求記》）。上卷四十五番，下卷四十七番。影寫宋刊本，七行十三字。黃蕘圃假陳竹厂藏宋本補鈔十八番。有何義門焯跋。又黃蕘圃丕烈跋八段。⁶³

⁶² 《景刊宋金元明本詞》，頁 210。

⁶³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9，頁 1599。

二十六、鄧肅《栢欄詞》

鄧肅詞，宋時無單刻別行之本，乃附其詩文集以行世。其文集，名《栢欄先生文集》，凡二十五卷。最初為乾道五年（1169）其外甥饒某所刻。陳沃有跋云：

公之甥饒君，好學重義，切慮歲時浸邈，盛名雖顯，而遺文或至於泯滅，乃搜尋哀集，命工刊板，以永其傳。此亦士大夫所幸得而見也。……乾道己丑中秋，右從政郎、前永州東安縣令陳沃題。⁶⁴

到宋末淳祐四年（1244）甲辰，廣漢段震午又重刻行世。段氏《重刊栢欄文集跋》云：

震午試邑於茲，誦其詩，讀其書，恨不得與之執鞭。……取其文重鋟諸梓，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云耳。⁶⁵

兩度刻行的宋本今俱不傳，明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有重刻本，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藏本。其中有《樂府》一卷，收詞四十五首。

二十七、呂渭老《呂聖求詞》

呂渭老的《呂聖求詞》，南宋有兩種刻本：

一為《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嘉定間長沙坊刻《百家詞》一卷本。

二為嘉定五年（1212）成都刻一卷本。今傳《唐宋名賢百家詞》本《呂聖求詞》卷首有趙師岌序：

世謂少游詩似曲，子瞻曲似詩，其然乎？至荆公《桂枝香》詞，子瞻稱之，此老真野狐精也。詩詞各一家，惟荆公備眾作艷體，雖樂府柔麗之語，亦必工緻。真一代奇材。後數十年，當宣和末，有呂聖求者，以詩

⁶⁴ 《栢欄先生文集》卷末，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舊鈔本。

⁶⁵ 同前注。參考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頁 838。

名，諷詠中率寓愛君憂國意。不但弄筆墨清新俊逸而已。其《憂國詩》云：憂國憂身到白頭，此生風雨一沙鷗。又云：尚喜山河歸帝子，可憐麋鹿入王宮。《痛傷詩》云：塵斷征車□，雲低虜帳深。古今那有此，天地亦何心。《釋憤詩》云：未湔嵇紹血，誰發諫臣章。赤心皆□詩史氣象，措紳巨賢多錄稿家藏，但不窺全袂，未能為刊行也。一日復得聖求詞集一編，婉媚深窈，視美成、耆卿伯仲耳。余因念聖求詩詞俱可以傳後，惜不見他所著述，以是知世間奇才未嘗乏也。士友輩將刻《聖求詞》，求序於余，故余得言其大概，聖求居嘉興，名濱老，嘗位周行，歸老於家云。嘉定壬申中秋，朝奉大夫成都路轉運判官趙師岌序。⁶⁶

據此序，知《聖求詞》刻於嘉定五年壬申（1212）。序其詞者趙師岌時任成都路轉運判官，其士友輩謀刻此集，應是在成都，而不大可能在長沙。即是說，此本為成都刻本，而非長沙坊刻《百家詞》本。案，明·吳訥輯《唐宋名賢百家詞》題名雖與南宋長沙坊刻《百家詞》相似，但兩書所錄詞集有所不同，吳書中部分詞集可能出自宋刻《百家詞》本，但有的詞集卻是宋刻《百家詞》本所未收。

二十八、王之道《相山詞》

王之道詞集，南宋有兩種傳本。

一為《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的長沙坊刻《相山詞》一卷本。今傳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相山居士詞》一卷，或從此本出。

二為《宋史》卷二百八《藝文志》著錄的二卷本：「王之道《相山居士文集》二十五卷，又《相山長短句》二卷。」此本後世不傳。明清兩代所傳王之道詞，均作一卷，未見有二卷本者。

以上所考為宋南渡二十八家詞別集在南宋時期的傳刻情況。其中以李清照、張元幹和朱敦儒三家詞集的傳刻本最多，分別為四種、四種和三種。南渡詞人中，這三位詞人在當時和後世的影響也比較大，表明詞集版本傳刻的多少與詞人影響力的大小有一定的正比關係。影響力大的詞人、藝術成就比較高的

⁶⁶ 《百家詞》（天津市古籍書店影印本，1992年），頁721。

詞人，其詞集更會受到讀者的歡迎，因而傳刻的版本也相對較多。待我們將整個宋代的詞別集的版本情況全部考察清楚後，再作定量分析，也許更能說明問題。

the Fourth Verification on the Edition of Individual Anthologies of Song Ci Spreading from the Song Dynasty

Wang , Wei-yong * ; Wang , Zhao-peng **

[abstract]

A Verification on the Edition of Individual Anthologies of Song Ci Spreading from the Song Dynasty is a special research plan made by Pro. Wang Zhaopeng at Wuhan University in cooperation with Pro. Wang Weiyong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hich mainly researched into the edition of individual anthologies of Song Ci block-printed one by on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purpose is not only to criticize on the origi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edition, the success and the failure of deposit, and the process of delivery and preserve, as the point of view on Ancient Document, but also to understand the spread of the Song Ci at that time, as the point of view on communication of literature, so that give the traditional Edition and Bibliography a new value or function by bringing it into the horizon of spread and reception of literature. Thus the materials on edition and catalogue of anthologies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those on spread of Ci Poetry, therefore, the vision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i Poetry will be expanded either. This article is a part of the plan, which verified the anthologies of Ci with individual authors almost during Nandu , the period.

Key words: Song Ci , the edition of individual anthologies , spread

* Wang Wei-yong, is a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 Wang , Zhao-peng is a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Wuhan University.